

黑蝙蝠系列之三

天之结

南飞 /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天之结

南飞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之结/南飞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7. 8

ISBN 7-5059-2677-2

I. 天… II. 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6604 号

书 名	天之结
作 者	南飞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赵 虹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河南沁阳市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13 千字
印 张	8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-5059-2677-2/1·2003
定 价	13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屋檐之下，一所房子之中。

发生着一个奇特而又平常的故事。

菁儿深深地爱恋着自己的公公马傭。
宁静的夜里她常做着温馨甜蜜的梦。醒来后，独守空床的滋味加之情欲的煎熬使她彻夜难眠。

她多么渴望他进来能抱抱她，或者吻一下也行。从此，她的生命里就会生出一棵桂树，哪怕枝头结满了苦果，她也决不再乎。

司马傭特别喜爱，同情自己的儿媳——菁儿。为了她，他辞去了医学院教授的工作，回家与她共同生活并开起了私人诊所。

一天晚上，菁儿突然跪在公公的膝前，流着泪向他诉说了内心的秘密。

司马傭被震颤了，同时也困惑了，面对可怜多情的菁儿，他将如何来慰藉她那颗苦难的心灵呢？……

1

夜很深了，菁儿卧室里的灯依然黄灿灿地亮着。

其实，菁儿早就躺下睡了，只是没有关灯。没有关灯是因为公公还没有来，公公马傭差不多每天临睡前都要轻轻地推门过来的。然后，驻足床前，无声地看一会儿她们娘俩之后，便俯下身吻一下她身旁已经熟睡了的女儿萧萧的脸蛋儿。轻轻地说声：“睡吧，睡吧。”同时伸手将床头柜上的台灯拽灭，复又悄悄退出，将门小心带严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菁儿总是紧闭双眼装作睡去的，可胸脯里的心却无不鼓点般咚咚敲个不停。她就平躺在女儿的身边，只要公公将头向里移动八寸，就可以够到她的芳唇，她多么企盼他能向里再探一探身呢！从此这漫长的夜就会变得更加美妙和温柔。

可司马傭一次身都没探过，一寸都不探！他为什么不就不探一探呢？是她的双唇不够蜜么？还是她的嘴角涂满了砒霜。

菁儿心头不禁掠过一片黯然的云翳，作想，就因为我曾经嫁过他的儿子而又有了孩子，我们之间就必须咫尺天涯么？这是“天纲”？天纲皆抑人欲而定，反一反天就会塌下来不成？塌不塌她没细想过，但她知道“天纲”是不可俗人反的。他不能，她也不能。所以，她并不幻想他们将来能怎么个结果，她只希望他能给她的梦境里面种一棵桂树，哪怕枝丫上面结满了禁果，只要她有的品尝，就不会感到凄苦和孤独，而情愿守它一生。

终于，他隔门而进，不是人而是声音：

“菁儿，菁儿，你睡了么？”

“嗯。爸，还没。”

“呃，关灯吧，关吧，我也睡了。哈——好乏！”

她就听见他从浴室出来，打着哈欠又回了自己的

房中。咿呀，随着门响发出一声轻咳。

他的卧室与自己的卧室共同拥有一道隔墙，门与门也不过二、三米远。可门一关恍如在了两个世界般，静谧得再也听不到了他任何声音。

司马傭睡没睡她不知道，菁儿此时却没有了一丝睡意。

儿子司马青云从美国来了信，而且信中还夹了一张照片，是他和一个金发女孩的合影。司马傭不知应该高兴还是更加苦楚，心里一直沉沉的很不是个滋味儿。他没有拿给菁儿看，菁儿好不容易才从苦痛中解脱出来，他怎能再去刺痛她的心呢？

两年前，司马傭原本是医学院颇有威望的教授来着，一心巴狠地将司马青云弄到了美国去留学。可他万没想到儿子到了美国之后，竟毅然抛弃了菁儿和孩子。他很是愧疚，如果他不帮儿子办去美国，怎能与菁儿离婚呢？远隔重洋，他没有办法去找儿子回来，再说儿子大了，已经独立于社会之中，作为父亲他就不再有强制儿子选择幸福的权力。那时他唯一能做到的，就是拿出全部的爱心去抚平菁儿心灵的创伤，尽可能地给她以关怀和慰藉。

菁儿从小生长在农村，是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考

进城里工作的。或许正因为如此吧，她的家庭观念极强，将家庭的稳定和完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可丈夫已不再是自己的丈夫，继续留在司马家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欲搬出去住，司马傭说什么也不让，说：“菁儿呀，你留下吧，那混球儿虽然舍弃了你，但这个家并没有散，还有我、有萧萧，这个家永远是属于你的，要说走的话，应该是我而不是你。”

菁儿是明事理的人，她怎能让公公走呢？所以就又留了下来。

当时，她所工作的那个文工团不景气，正面临解体的边缘，人们各谋生路，她不会唱歌，又不会跳舞，无法跟人走穴。她只长得一双纤细的手，只会弹琵琶，那时节轻音乐颇受青睐，谁肯理会一个琵琶手呢？面对双重的打击，她的情绪降到了极点，就常常一个人关在屋里，弹那些忧伤的曲子。

有一天晚上，公公终于把她叫到了跟前，和她说：“菁儿呀，别发愁，你就跟我学医吧。单位的工作我已经辞了，在家里开个诊所，咱俩干，就咱俩人干，你能帮帮我么？”公公如此的决定完全是一种自我牺牲，让菁儿好生感动。

“爸，您不能这样的呢！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“您不能为了我做出如此牺牲的呃，爸。”

“不，不完全是这样。我早就有了这想法的，只是始终没下决心。”

“可我一点儿都不懂医的呃，这方面的兴趣也不浓，爸。”

“不懂不怕，有我带着你嘛，兴趣也是可以培养的呃。你弹琴不就是解人忧闷的么？为人医病同样是在给人驱除苦痛，只要你肯学，我保证你行的。”

从那时开始，菁儿便跟着公公学起了医，司马傭尽心尽力的教她，她也很用心地学。时至今日已经两年多了。两年多来由于两个人朝夕相处，形影不离，菁儿不但渐渐地对医学有了浓厚的兴趣，而且内心深处还偷偷地暗恋上了自己的公公。她发现司马傭就像一座神秘的大山，他的伟岸与内涵远远超出她从前的想像，让人不经意地就想依偎过去，她的生命中多么需要有这样一座大山呢！

婆婆已经去世四年多了，公公却一直未娶，他才五十几岁呃，他为什么就执意不娶呢？他也像她一样，在暗暗地喜欢着自己么？

菁儿靠坐在床头痴痴发呆的时候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忽然羞涩起来，忙将被子捂在了脸上。

这当口，门外蓦地传来砸门的声音，咣咣的，响极。有一女人急唤：

“司马大夫，开门哪！司马大夫，司马大夫，快开门哪！”

声音很熟，好像是脑血管患者张伯的女儿萍萍。这会儿敲门，肯定事急。菁儿一鼓身坐起，披衣便下了床。

待她走出房门的时候，公司马傭已先她一步将大门开了。见果然是萍萍，一脸急切的样子，说她父亲上厕所时不小心摔了个跟头，半个身子就不会动弹了。不知咋办好才跑了来。

司马傭二话没说，返身回屋，将一个急救箱提出，说：“萍萍，咱走！”却被菁儿一把拽住了，说：

“爸，我也跟您去吧？”

“不用，我一个人就行了。”

“也好。那您等会儿。”

菁儿说着快速回屋，拿了一件风衣披在公公的身上说，爸，外面凉，当心别感冒喽呢！司马傭感激地拍拍菁儿的手，说不怕，并嘱咐她将门关好，他很快就会回来。说完就和萍萍急急地走了。

菁儿站在门口，目送他们远去。然后转身进屋，将门重又关好。回到自己的卧室里愣了一会儿神，便侧

身躺在床上。她本想眯一会儿再起来着，可怎么也闭不住眼睛，就又拽亮了灯。来到厨房点着煤气开始烧水。又打开冰箱从里面拿出一小块生姜来，在水笼头下冲洗干净，用刀切成薄片，放进一个大号茶缸里，又舀了两匙红糖放在里面。待一切准备完毕后，搬过一个木凳坐下，双手托着腮，呆呆地瞅着壶下的火苗儿出神。

每次公公出夜诊的时候，菁儿都要沏一大缸子红糖姜水等公公回来后喝的，不管春夏秋冬皆是如此，因为红糖姜水补血补气又驱寒，所以两年多来司马傭从未因此而生过病。

待水烧开后，菁儿沏了满满一缸，端进公公的卧室，放在写字台上。抬头看看墙上的石英钟，已是后半夜一点多钟了，不禁困倦袭来，手拍着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就势就趴在了公公的床上。她趴时半个脸是紧紧地贴在舒软的褥子上面的，似乎就嗅到了男人身上特有的那股气息，很浓。不由扇起鼻翼吸吮了几回，那股气息就一直进入了心肺之中，手就禁不住在褥子上来回抚摸，如同抚摸一个男人的宽厚而又富有弹力的胸脯一般，心里泛起不尽的温馨和百般的柔情……抚着抚着泪竟倏忽而下。这是一种多么苦难的情感呢！可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，他绰约的风度、博深

的学识，高尚的医德和博爱的品格，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她，鼓荡着她的心扉，使她无力回绝。上帝呢！为什么就不能让她明明白白的去爱他呢！她如今已是守夜的孤莺，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呢！人世间儿子娶后母尚且顺理成章，而且可以演义成千古美谈，那么离了婚的儿媳为什么就不可以爱自己的公公呢？同样为爱、同样情真，为什么前者可映日月，后者却是鼠盗鸡刨？祖训可咒，天理不公呢！不公……不公……不公……不公……

菁儿抑郁之中，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。

待她醒来的时候，已是后半夜三点多钟了。

屋里依旧空荡荡的，公公还没有回，心里不禁惦记起来。公公每次夜里出诊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的，这次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？黑灯瞎火的，别是出了什么意外呢！遂站起，回到自己的房中，俯身看看女儿，见她睡得正香，便将衣裤拎到外面穿了。然后轻轻打开门，站在台阶上往远处张望。

夜，黑漆漆的静，街道上零星的几个夜行人幽灵般匆匆赶着自己的路，踏出的足音在楼群中发出阴森的回音。菁儿心里有些发毛，本想锁上门去迎迎公公来着，可没敢妄动，生怕哪个角落里突然窜出坏人扑她而来。正欲转身回屋里，就真的发现有个人影转过

楼角冲她直奔过来，吓得她猛一哆嗦，定睛看时，不由颤声问：

“是爸爸么？”

“嗯。菁儿吧。”

菁儿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忙迎上去接过公公手里的急救包，一同进了屋。反身关上门后，又尾随公公直进了他的房间。

“菁儿呀，你一直没睡么？”

“心里挂着您。爸，咋去了这么久？”

“呃，你张伯病情挺严重的，本来准备一直陪护他到天亮来着，可又怕你和孩子在家害怕。我不放心，所以看他没了啥大危险，就急着赶了回来。”

菁儿边和公公说话儿边帮他脱掉外衣，又取过衣架上的睡衣，披在他的肩上。扭身看看写字台上的缸子，用手一摸，已经没了一点儿热气，就欲端回厨房，换掉。

“爸，您先坐会儿，我换缸热的给您。”

“不用不用，就凉的吧。萧萧睡得好么？”

“嗯，一直就没醒。”

“那你也去睡吧。”

“不忙，我想看着您将水喝喽。”

司马傭笑了下，拿过菁儿端着的缸子，一口气喝

了大半儿，然后抹了抹嘴角，说：

“好了，睡吧。再不睡天就亮了。”

“嗯，我睡。爸，那您晚安！”

菁儿得体地一笑，退出房门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里。
她没有脱衣，便轻轻地躺在了女儿的身边。

2

翌日，当司马傭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已是满屋阳光了。他忙掀开被子坐将起来，揉了揉酸涩的眼睛。鼻子不由往门外嗅了嗅，道：“嚯，好香呢！”

下床将大红丝绒窗帘拉开，登时滚热的阳光直扑进来。阳光是长着芒的，一下刺痛了司马傭的眼睛，感觉脑仁乍痛了一下，忙用手捂住。转身摸过写字台上一个小录音机，按下开关，一股清心爽神的乐曲旋即飘出。

“第四套广播体操现在结束。”

.....

“爷爷！爷爷！您起来了么？”

“呃，萧萧，咋不进来？”

司马傭上前将门开开，把可爱的小孙女迎进屋里，哈下腰在其胖乎乎的小脸蛋上很响地亲了一口，说：

“萧萧，今天你可是迟到了呢！”

“没有，是妈妈不让打搅您！”

萧萧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先到爷爷屋来，跟随爷爷做一套广播体操，之后再洗脸、吃饭。

这次她没有做成，因为她进来时，广播体操的乐曲已经结了尾。

这时，菁儿出现在门口，边解腰间的围裙边笑吟吟地说：

“爸，您咋起来得这么早？再睡一会儿嘛！”

“还早呀？日头都出来一竿子高了。”

“夏天里的太阳看不得的。”

菁儿遂瞥了眼墙上的石英钟，说：“您看，还不到七点呢。”萧萧在一旁就抱不平了，说：“都七点了，还

不晚？广播体操都没做上。爷爷是个懒虫，大懒虫！”

菁儿马上瞪了女儿一眼，不让她胡说。

萧萧噘着小嘴儿，表示不服，就欲与妈妈争辩，被司马傭哈腰抱了起来，弯起食指轻轻刮了下她的鼻梁骨。说萧萧没胡说，是爷爷该批评，下次一定改正。就抱着孙女进了浴室。

浴室里，牙膏早已挤在一大一小两只牙刷上，缸子里也倒满了嗽口的温水。爷孙俩便比赛着看谁刷得又干净又快。

洗嗽完毕之后，两个人便清清爽爽地来到餐桌前。

桌上摆着三份油条和牛奶，另外中间又多了一大盘荷包蛋，六七八个。被油煎得金黄金黄的如同窗外那轮旭日。

司马傭笑咪咪地瞅着，说：“我说咋这般香呢。”就夹了两个放在萧萧的碗里。萧萧很乖地说了声谢谢。司马傭说：“别谢爷爷，爷爷和你一样，只会吃，不会做。咱俩都应该谢谢你妈妈呢。”就夹了一个给菁儿碗里，菁儿说啥也不要，就又夹回给了公公，红着脸，说：“爸您吃吧，这是专门做给您的呢。这阵子活忙，看您都累瘦了，我早该增些营养给您。”

经菁儿这般一疼，司马傭有些经受不住，脸也红